认识 “国家利益 ”需要理清的几个关系

刘跃进

内容提要 以 “民族国家 ” 出现于近代西方为据而认定 “国家利益 ” 形成于近代西方的观点混淆了 “国家 ” 与 “民族国家 ”、 “国家利益 ” 与 “民族国家利益 ” 的关系。如同民族国家本身只是国家的一种具 体形式 “民族国家 ” 是 “国家 ” 的种概念一样民族国家利益也只是国家利益的一种具体形式 “民族国 家利益 ” 是 “国家利益 ” 的种概念而不是国家利益的全部外延。准确把握 “国家利益 ” 概念还需要理清 国家利益意识与国家利益本身、国家利益与国人利益、国家利益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、国家利益与公共 利益、现实的国家利益与理想的国家利益、实际的国家利益与声称的国家利益等等之间的关系。弄清这些 关系对于准确把握 “国家利益 ” 概念深入研究国家安全理论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。

“国家利益 ” 是国际政治研究特别是国家安全研究 中的一个基本概念。正如马克思所说思想一旦离开了 利益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。没有 “国家利益 ” 概念就 无法解释国际政治现实也难以确立科学的国际政治理 论。不在更大的范围内讨论国家利益问题也不可能准 确定位和深入研究国家安全难以建立科学的国家安全 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。但是就是在这样一个基本概 念上无论是在一般的国际政治研究中还是具体的国 家安全研究中都存在着一些混淆不清的地方。为此 本文就如下一些基本方面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求教 于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前辈和同仁。 一、国家与民族国家 在我国国际政治及国家安全研究中普遍存在着一 种倾向即把 “国家利益 ” 等同于 “民族国家利益 ” 并根据民族国家出现于近代西方这一事实推论国家利 益也只能形成于近代西方甚至明确否定国家利益随着 国家的产生而产生。 这种观点虽然没有在整个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研究 中明确而直接否定不同于 “民族国家 ” 的一般 “国家 ” 概念的存在但却或明或暗有意无意地把 “民族国家 ” 与 “国家 ” 划等号用 “民族国家 ” 取代 “国家 ”认 为国际关系、国家利益等都是在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 才产生的是仅仅与民族国家这种近代西方出现的国家 形式相联系的社会现象。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： 在讨论国家利益、国家安全以及更广泛的国际政治、国

际关系时特别是在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汉语文化体系 中讨论这些问题时其中的 “国家 ” 概念是否等于或应 该等于产生于近代西方的 “民族国家 ” 概念。 我们认为在研究国家利益、国家安全乃至更广泛 的国际政治、国际关系等等问题时特别是在汉语文化 系统中研究这方面问题时不应混淆 “国家 ” 与 “民族 国家 ” 两个概念更不应用 “民族国家 ” 概念取代 “国 家 ” 概念而应该根据整个人类文明史 （而不仅仅是西 方文明史 ） 的客观实际认清 “国家 ” 和 “民族国家 ” 是两个在逻辑上具有属种关系的不同概念把国家利益 和国家安全研究甚至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定 位在超越西方近现代历史而涵盖整个人类世界不同文明 史的更广阔更长久的范围上。 在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上国家有着各种不同的历 史形式甚至在当代也还具有不同的形式。在中国就 有远古夏、商、周家天下式的国家形式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国的国家形式先秦以后的大一统封建专制的国家 形式；在古埃及、波斯等地也都有自己独特的国家形 式；在欧洲则有古希腊的城邦国家古罗马的国家中 世纪后期的割据王国近代以后形成的民族国家等等。 这些不同形式的国家并不是英语中一个 ｎａｔｉｏｎ （一般 称其为 “民族国家 ”有时等同于 ｎａｔｉｏｎ－ｓｔａｔｅ） 能够完 全概括的当然也不是一个 ｓｔａｔｅ （可称其为 “政治国 家 ” ） 能够概括的倒是汉语中的 “国家 ” 一词能够 把这些不同形式的国家统一在一个概念之中。 在汉语表达体系中 “国家 ” 一词所表达的是统一

了国家的不同历史形式和民族形式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 概念。虽然汉语 “国家 ” 在译成英语时要根据不同的具 体情况分别选用 ｎａｔｉｏｎ、ｓｔａｔｅ、ｃｏｕｎｔｒｙ但它却不等同于 其中任何一个语词又能够同时概括这三个英语语词表 达的内容。这样的 “国家 ” 概念既包括了中国古代的 天子国家、诸侯国家、帝王国家也包括了西方世界曾 经出现过的城邦国、共和国、帝国、王国、公国等以 及在近代西方开始出现的民族国家。 由于在英语中找不到一个具有概括古今不同文明中 各种国家形式的普遍性名词当然也是由于形成于近代 西方的民族国家的进步意义以及研究这种国家形式具有 更强的现实针对性兼或还由于相关研究只有到近代民 族国家出现之后才真正出现于西方于是人们运用英 语作为研究语言的时候便选用了 ｎａｔｉｏｎ （民族国家 ） 作为相关问题的修饰词从而形成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以 及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等术语。如果从准确性上讲这些语词译成汉语 时应当严格地表述为 “民族国际关系 ”、 “民族国际政 治 ” 以及 “民族国家利益 ”、 “民族国家安全 ”。然而 翻译不仅要求准确性而且要求简洁性这就使人们不 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舍弃准确性而迁就简洁性从而把这 些英文术语在汉语中均译成如今的 “国际关系 ”、 “国际 政治 ” 以及 “国家利益 ”、 “国家安全 ” 等。正是由于在 翻译英文 ｎａｔｉｏｎ以及由其组成的相应术语时用了汉语 的 “国家 ” 一词把本应严格译为 “民族国家 ” 的语 词简洁地译成了 “国家 ”从而也就在汉语文化体系 中无意或有意地把本是国家之一种具体形式的民族国 家当成了能够概括不同国家形式的普遍性国家。这样 一来当学者们在运用汉语作为工作语言研究 “国家利 益 ” 以及相关的 “国家安全 ”、 “国际关系 ”、 “国际政 治 ” 等等时在具有学术话语霸权 （当然不仅仅是学术 话语霸权 ） 地位但却没有提供一个可以概括不同类型国 家的名词的英语的影响下又不得不根据具体情况在 ｎａｔｉｏｎ、ｓｔａｔｅ和 ｃｏｕｎｔｒｙ三个名词中勉强做出 “最好的 ”、 “最恰当的 ” 选择而难以根据所研究问题的需要特 别是根据研究超越民族国家范围而概括了古今不同文明 的国家利益、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国际关系、国际政治问 题的需要创造性地使用汉语中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遍 性的 “国家 ” 概念结果在语言不对等的情况下造成了 理论上的困惑。 但是如果大胆地超越西方话语霸权对汉语文化体 系学术研究的束缚我们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汉语中 找到具有如上所要求的准确性和普遍性的名词－－－ “国 家 ”而且可以从实质上突破英语语言缺陷在这方面对汉 语学术研究的束缚对汉语文化表达的 “国家利益 ”、 “国家安全 ”、 “国际政治 ”、 “国家关系 ” 等概念中的